

哈娜译

文学少女 渴求真爱的幽灵

野村美月 著

Mizuki Nomura



此译文为台湾尖端出版社正式授权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少女
渴求真爱的幽灵

文/野村美月

图/竹冈美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393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少女. 2,
渴求真爱的幽灵/(日)野村美月著;哈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259-9

I. ①文… II. ①野… ②哈…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2792 号

“文学少女”と饥え渴く幽灵

© 2006 Mizuki Nomur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6 by ENTERBRAIN,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ENTERBRAIN, INC.

through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and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Inc.

责任编辑:陈旻

特约策划:李殷

装帧设计:董红红

本书译文为台湾尖端出版正式授权

渴求真爱的幽灵(文学少女系列)

[日]野村美月著 哈娜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5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8 千字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259-9

定价 20.00

杀了她吧！

他因暴风般的疯狂浑身颤抖，下定了决心。

没错，杀吧，杀了她吧！

为了不让倒流时光回到原本的地方，也为了永远把她捆绑在他的世界里。

抱着她的尸首、啜饮血液、啃食皮肉、枕着骨头，睡在同一个棺材里。她的眼睛、鼻子、嘴唇、皮肤、血肉、骨头，全部——全都是属于他的。

他的十只手指，紧紧地掐住她白皙似雪、寒冷如冰的脖子，以轻柔的声音呢喃。

“……再见了，背叛者夏夜乃。”

序章

代替自我介绍的回忆——当时的我是“家里蹲”（注1）

这里是厌恶俗世者的天堂。

虽然有些绅士会说这种话，跑到乡下去隐居。不过只是个初三学生的我，却也隐居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在大白天就拉起窗帘，窝在床上裹着棉被，一边叨念着“真希望太阳不要升起，希望明天永远不要到来”，一边紧抓着床单，把脸埋在枕头里，抽抽噎噎地哭泣着。

日本明明有那么多初三的男生，为什么只有我遭遇到这种事？

我到底是做了什么？我并不是厌恶俗世。我只是因为第一次写的小说偶然获得了新人奖，偶然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得奖者，偶然取了“井上美羽”这个像女生的笔名罢了。

但是那本小说却出乎意料地畅销，宣传活动还说我是什么“谜样的天才美少女作家”——为此，我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

我跟从小就很喜欢的一个特别的女孩，已经再也无法见面了。但是世人却对十四岁的天才少女赞誉有加，擅自猜测着井上

美羽的真正身份，出版社的人也不断地催促我快点写出下一本作品。

美羽已经遭遇那种事了，为什么我还得继续写小说？

拜托你们放过我吧，我不是什么天才作家，更不是适合撑着白色洋伞的大家闺秀。我再也不要写小说了！

我全身冒着冷汗，指尖也变得麻痹，胸口仿佛被万钧之力压迫得喘不过气，因此我关上了房门，紧闭双眼，塞住耳朵，隔绝一切外来的信息，假装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在门外发生的事全都是梦。门里的世界才是现实，门外的世界全都是谎言。拜托不要有人打开门，不要走进房里。如果打开门，谎言的世界就会变成怒涛般的现实朝我袭来，我会被那个世界给吞噬而窒息的。

我一边咬着被汗水浸湿的棉被，咬到牙龈几乎出血，一边打从心底深深盼望时间可以回到过去，盼望一切都能重新来过。

就算只有几个月也行，如果能回到过去就好了……

如果愿望真能实现，我绝对不会再写什么小说，也绝对不会去参加新人奖。

我可以继续保持平凡初中生的身份，继续待在美羽身边，看着美羽的笑脸，听美羽说些像是树叶筛落的阳光一样美丽的故事，为美羽写下的活泼文字而陶醉。只要这样我就满足了，也无须畏惧世界和他人，可以平稳幸福地活下去。

我好想回到过去。好想重新来过。

神啊，我请求你，让我回到写小说之前的时光吧！

但是，无论我这个初三男生在阴暗的房里再怎么认真祈祷，这种投机的心愿也不可能实现。

漫长严冬结束后，我蹒跚地爬出房间，去参加考试，成了高中生。

然后，到了高中二年级的夏天……

我在只有两名成员的文艺社里，勤奋地书写“文学少女”的点心。

第一章

食物绝对不能随便

远子学姐以纤细的手指撕下稿纸一角，放入口中，开心地笑了。

“好甜呀！”

接着，又一口……再一口……

她的指尖小心撕开以 HB 自动铅笔在格子里填满文字的稿纸，送进嘴里，发出喀沙喀沙的小小声音咀嚼着，然后吞了下去。

“非常清新呢……甜甜的……”远子学姐歪着小巧的脸庞，喃喃地说着，嘴巴却突然瘪成“呃”字形，睁得浑圆的眼中浮现疑惑的神色，表情也越来越紧绷。她的额头渗着汗水，战战兢兢地把最后一小片纸张放到口中的瞬间，整个人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辣死人了啦！”

她甩着像黑猫尾巴一样细细长长的三股辫，流着眼泪攀在折椅的椅背上。

“辣死了——我的舌头都麻了，眼睛好像要喷火，鼻水也快流

出来了。这种故事太辣了啦，心叶！”她气愤地抱怨着。

我合起五十页稿纸的封面，把自动铅笔放回铅笔盒里，冷静地说：“你出的题目本来就很不对味啊，‘苹果园’和‘秋千’是还好，但是那个‘全自动洗衣机’，怎么样都搭不上边吧？”

以三个题目写成的故事，是远子学姐最喜欢的点心。

每天放学后，我只要走进社团活动室，远子学姐都已经拿着银色的秒表等在那里了。

“来吧，心叶，今天的题目是‘鲱鱼子意大利面’、‘东京巨蛋’和‘处女座的少年’，要写出一个非常甜的故事哟！限时五十分钟。预备，开始！”远子学姐露出开朗的笑容，按下秒表。

然后就会把我写好的文章一小块一小块撕下来，送进口中细细咀嚼。

“嗯嗯……中间的味道比较淡。或许可以试着写短一点，把节奏加快一点可能会比较好。啊，最后一段味道很温和，很好吃呢，就好像芒果布丁。”还会像这样发表评论。

这个远子学姐，是比我高一年级的的高三生，也是个会吃故事的妖怪。

就像我们喝水或吃面包一样，她津津有味地吃了写在纸上的文字或印刷的书本，也会一脸幸福地发表感想。

不过，如果当面说她是“妖怪”，她就会气鼓鼓地反驳说：“我才不是妖怪！我是深爱着世上所有故事，喜爱到想要将它们吃下去的‘文学少女’啦！”

长到腰间的细长辫子、澄澈又富知性的黑色眼眸、白皙的肌肤、没有高低起伏的纤瘦身材——如果光从外表来说，远子学姐的确是个古早时代的淳朴文学少女，也像个跟堇花十分相称的高雅

千金小姐。

不过她的内在却是个贪吃鬼，话很多，好奇心又十分旺盛，是个不管看到什么都想插一脚的麻烦学姐。

“呜呜……舌头还是麻麻的……我本来期待的是一个甜到渗人心扉，酸酸甜甜的故事。你竟然写了一个少年跳进全自动洗衣机，到达世界尽头的苹果园，每当他荡起秋千，就有长着人类五官的苹果发出悲鸣，落在地上的故事……呜……我还以为自己吃的是加入清爽鲜奶油的苹果派。吃得正高兴的时候，苹果的味道突然变成色泽鲜红的麻辣担担面，肉桂粉也变得像辣椒粉一样呛鼻啦！”

大概是人面苹果的刺激太强烈了，她还是眼眶含泪地吸着鼻水。

“我都是照着远子学姐的题目写出来的啊！请不要再抱怨了。”

“心叶真是太冷淡了，虽然外表看起来像‘小公子’，其实内心就像‘莎拉公主’里面的名琪院长。（注2）”

“我哪里像她了？我又不是金发碧眼，也没有穿那种缀满荷叶边的衣服。”

“啊，我好想吃艾肯的短篇集来换个口味呢！好想吃《雨滴项链》啊！好想吃《包了一片天空的派》啊！好想吃《三个旅人》啊！好想吃，好想吃喔！（注3）”

远子学姐跪坐在折椅上，抱着椅背摇个不停，简直就像在百货公司玩具部门耍赖的幼儿园儿童。

我看得傻眼了，还一边问道：“你说的《三个旅人》，是收录在语文课本里那个吗？是说三个在沙漠里的车站工作的人，轮流放假

出去旅行的故事吧？”

远子学姐一听，突然变得容光焕发，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嗯，是啊！尤安·艾肯是一九二四年在英国出生的儿童文学作家。《威利山庄的狼群》(注4)这个长篇系列很精彩哟！里面出现的小女孩们，就像母亲烤的姜饼一样香脆可口，很值得推荐。不过我更喜欢她的短篇故事！《三个旅人》就像新鲜的水果，好比金黄透亮的柳橙、清香宜人的香椽，或是珠宝般的麝香葡萄，感觉只要在口中嚼碎就会流出冰凉甜美的果汁呢！”她闭起眼睛，垂下长长的睫毛，从口中溢出了赞美的言语。每当远子学姐提到食物的时候，看起来真的很幸福。

这间社团活动室孤单地坐落于校舍三楼的西侧，因为原本是储藏室，所以墙边堆满一叠叠的旧书。在仅剩的空间里，还摆了一张表面已经变得斑驳的老旧榉木桌。

这间活动室只要到了黄昏，就会被夕阳染成一片蜂蜜色，而我就面对着这张摇摇晃晃的老旧桌子，拿着 HB 自动铅笔，埋首于稿纸的格子中。

在此期间，远子学姐会很优雅地屈膝坐在折椅上，带着幸福的表情翻着书页。她不时会偷看向我这里，确认一下点心的制作过程顺不顺利，然后又眉开眼笑地继续看她的书。

我在只有两位成员的文艺社里，已经帮远子学姐写了一年以上的点心了。

“唉，我越来越想吃艾肯的作品了……对了！”

已经陷入妄想的远子学姐，突然睁开眼睛，笑嘻嘻地倾出上身。

“说不定中庭的信箱已经送来了甜蜜蜜的信呢！”

远子学姐说的信箱是她在中庭非法设置的，上面写着“帮您成就爱情。需要的人请来信。by 文艺社所有成员”的麻烦东西。

远子学姐最喜欢的东西，就是亲手书写全世界仅有一个的故事，其中又以甜美的恋爱故事最吸引她。为了品尝这个滋味，她还会要求前来做恋爱咨询的人写下纯纯爱恋的报告作为酬劳。为了美食，她还真是不遗余力啊！

但是，如果把我也卷进去，那就敬谢不敏了。

“我绝对不要再帮人代写情书了。”虽然我一口拒绝，她还是一点都不放在心上。

“好好好。”她跳下折椅，心不在焉地回答，就兴致盎然地跑去看信箱了。

真是的……

独自留在活动室里的我无奈地叹息着。

微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啪搭啪搭地翻动了桦木桌上的稿纸。今年的夏天比去年凉快舒适多了。因为活动室里并没有冷气，所以这非常值得庆幸。我现在只希望远子学姐别再随便揽上什么闲事，把我也拖下水，再过一次那种冷汗淋漓的夏天了。

我眺望着被风吹得鼓起的窗帘外的蓝天白云，一边思考这些事，远子学姐就垮着细瘦的肩膀回来了。

“好惹人厌的东西啊！你看，心叶！”她把焦黄的纸张丢在桌上，忿忿不平地说道。

远子学姐拿回来的，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几张纸片，形状歪歪扭扭，边缘也毛毛糙糙的，上面还有铅笔写的文字。

“憎恨”、“救救我”、“幽灵”、“好恐怖”、“好痛苦”、“快消失”……

看到这些跃然于破碎纸片上的诡异文字，我也忍不住屏息，张大眼睛。

其中一些纸片上只写了数字。

“43 31”

“42 43 7 14 16 41 1 43 16 43”

“39 11 7 21 4711 37”

“14 41 475 3 24 21 43 2 11 3 16 43”

“这些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这么一问，远子学姐就皱起眉头，斩钉截铁地说：“4就是死亡的死。所以‘43 31’一定就是‘死神(43)降临，杀到一个也不剩(31)’的意思。这是给我们的挑战书。”

我被她的铁口直断吓得呆住了，好一阵子之后才回过神来。

“请等一下，你的思考模式会不会跳得太远啦？说什么挑战书的，未免也太夸张了吧！说不定只是普通的恶作剧？而且，给‘我们’又是什么意思？拜托不要把我也扯进去啦！”

“你在说什么啊，心叶。就算只是普通的恶作剧，竟在我最珍贵的点心箱……不，在文艺社神圣的信箱里，丢入这种一点都不好吃的……不，卑鄙又无聊的东西，这种人绝对不能轻易放过。这可是跟文艺社的存亡息息相关的战争。就算我们社团只有两个人，也不能让人家给看扁了。一定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是重质不重量的精英社团！”

“什么战争……难道你想要去讨伐人家？”

“嗯，就是啊！既然决定要做，就得摇旗呐喊、擂鼓鸣金地盛大开战。”

惨了，她又开始暴走了。现在远子学姐脑中的妄想铁定是逐

渐茁壮了。要说到妄想，这位“文学少女”的功力可是不输给任何人。

“期末考就快到了，我要先回家了。”我迅速收拾好随身物品，只想逃跑，远子学姐却用双手紧紧抓住我的手腕。

“不能走，今天我们要在中庭埋伏。这是学姐的命令，心叶。”

此时我的右手碰到远子学姐的胸部，在那种几乎令我感到同情的平坦曲线，让人怀疑“这真是高三女生的胸部吗”的扁平身材苦苦哀求下，我实在不忍心挥开她的手，这大概是我最大的败笔吧！

因此，期末考前宝贵的几天时间中，我都得跟远子学姐一起待在中庭埋伏。

后来……

“啊！又有信了！”

上午七点。因为昨晚下过雨，所以中庭草地都变得湿漉漉的。

远子学姐一边窥视着矗立在中庭一角的大树旁，半埋在草地里的妖怪信箱……不，恋爱咨询信箱的里面，一边大喊。

“可恶，亏我特地提早一个小时到学校，昨天也是撑到六点学校关门时才离开！”

“说不定是半夜丢进来的？”

十分惊人地，原先以为只是偶然出现的奇怪纸张，从这一日之后就天天报到。

内容几乎一模一样，频繁地出现了“憎恨”、“别过来”、“幽灵”等词汇，而且也都有意义不明的整串数字……

“‘14 41 475 3 24 21 43 2 11 3 16 43’，这串

数字好像经常出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远子学姐挑起眉毛，一脸认真地回答：“这个啊，就是‘一石落下(14)死在一块儿(41)下地狱(475)杀(3)两个都得死(24)两人一起(21)死神(43)两个人(2)嘻嘻(11)杀(3)去啰(16)死神(43)’的意思啊！”

“我还真搞不懂……”

“你的理解能力还有待加强啦，心叶。简单来说，就是‘从上面砸下大石头，让你们两人一块儿去见阎王。死神要去啰，嘻嘻！’的意思啦！”

“我越听越模糊……话说回来，这到底是怎么解读出来的啊？”

“怎么，你不相信学姐吗？我可是‘文学少女’哟！不管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还是赤川次郎(注5)的推理小说，我都读得滚瓜烂熟呢！”

赤川次郎应该不是本格派推理小说家吧……不，现在就先别管这一点了。

“那么，你就慢慢推理出犯人的身份吧！下周就是期末考了，我想要待在家里好好用功。”

“心叶，在学生时代应该有比背诵方程式或化学记号更重要的事吧？”

“别再诡辩了。”

一大清早就用小混混般的姿势蹲在中庭的我们，对话内容逐渐朝荒谬的方向演变下去。

“不要，我死都不要！”

午休时间，我拉着拼命抵抗的远子学姐造访了校内的音乐厅。

拥有足以容纳上千人的大厅和几间小教室的这座豪华建筑物，是管弦乐社的地盘。管弦乐社的社员很多，也有实际表演的成绩，跟我们那个只能待在仓库般的小教室里做些细碎活动的文艺社比起来，有如高级松阪牛肉与黑轮的天壤之别。

这个管弦乐社的社长，同时也担任指挥的姬仓麻贵，听了我们说的事之后，就愉快地露出微笑说：“呵，竟然有这种事？所以你们才会每天早上和放学后都鬼鬼祟祟地躲在中庭啊？真是辛苦你们了。”

明亮的夏日阳光，从半球形屋顶的天窗洒落下来，让房间看起来像教会的礼拜堂。墙壁上贴了几张素描和水彩画，房间中央还摆了一张搁在架上的画布。

麻贵学姐翘着腿坐在椅子上，手上握着画笔。她那有如雕像一般立体有形的五官、像是阳光下的金色波浪一样亮丽的长发，还有跟远子学姐截然不同、凹凸有致的丰满身材，全都展现出日本人少有的魄力。事实上，听说她的母亲好像是外国人，所以她应该真的是混血儿吧！

她经常说自己其实想加入美术社，在休息时间和放学后，也一直独自待在音乐厅的画室里作画。拥有这般特殊待遇的她，因为是学园理事长的孙女，所以也是拥有各种关系和管道的包打听。

“一开始便来找我就好了嘛，我一定会立刻帮你调查出来。你也太见外了，远子。”

远子学姐被她以戏谑的眼神盯着，愤恨不平地咬紧嘴唇。

我抢在远子学姐说话之前，先装出温驯乖巧的模样，礼貌地对她微笑说道：“不愧是麻贵学姐，真是太可靠了！”

远子学姐不满地盯着我瞧，脸上清楚写着“难道我就不可

靠吗？”

麻贵学姐的口气倒是变得更和善了：“哎呀，毕竟我有不少亲戚都是校友，情报来源铁定少不了。”

“既然如此，那就请尽快……”

我的话都还没说完，麻贵学姐就暧昧地说：“但是，叫我帮你们调查来信的犯人是条件的。你应该很清楚吧？远子？”

听到这句话，远子学姐从脸颊到耳根都红了，她甩着长长的辫子大叫：“你又要叫我当裸体模特儿了，对吧？我才不要呢！”

麻贵学姐……看来好像还没放弃。

算了，毕竟她说过一入学就注意到远子学姐了。但是，与其画远子学姐那种平板的胸部，我觉得她看着镜子画自己的裸体还更有意义……或许人都会羡慕自己没有的东西吧？

远子学姐握紧拳头，露出一脸的愤慨：“讨厌，我就说不要来找麻贵嘛！你看她简直就像在宴会上喝得醉醺醺的色鬼上司，一直叫人家脱啊脱的。我跟麻贵截然不同，我可是纯洁柔弱的文学少女，是含蓄矜持的大和抚子（注6）哟！即使都是女生，也不会在人家面前随随便便脱光！”

大和抚子会屈膝坐在椅子上，或是跨坐在椅子上摇晃椅背，或是在别人面前卡滋卡滋地吃着书吗？

“哎呀，是这样吗？那我就没办法帮忙啰，真可惜。”

麻贵学姐无情地回绝了。我笨拙地请求说：“嗯……能不能请你帮帮忙……”

“心叶，不需要这么低声下气！可靠又迷人的学姐就在你身边啊！”

远子学姐说着我们走吧，就拉着我的手准备离开。